

# 方志敏在葛源

朱小平

横峰，在江西东北，上饶辖属。历史上的“横峰窑”，与景德镇齐名。这里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六大根据地之一，为方志敏创建的闽浙皖赣根据地。当年横峰人口只有六万，而参加红军的竟达两万人。

去年是方志敏120周年诞辰，我去横峰参加“方志敏文学奖”评奖，得以亲炙这块英雄的土地，更得以了解方志敏的点点滴滴。

闽浙皖赣根据地的首府葛源不能不去，那是方志敏叱咤过数年的地方。当时这里几乎包括各种政府职能部门，在所有根据地中，只有它还发行过股票。我参观了曾向中央运送了一千多两黄金和大量银圆的银行金库和闽浙赣省军区司令部旧址……

时间紧迫，不可能全览。但有幸的是能了解到书本上得不到的细节。听当地研究者介绍，方志敏身高1.8米左右，英俊潇洒，对所

有人，哪怕是乡间老妪，都和蔼可亲。当年只是个小战士的汪东兴新中国成立后旧地重游，在旧居门前先深深鞠躬，才移步入内。

方志敏有情操、富才学，内心浪漫而寓柔情，他在自己居室外手植的一丛芭蕉，现在依然郁郁葱葱。他早年看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非常气愤，发誓有生之年必为民众筑建公园。后在根据地修建了“列宁公园”，辟游泳池，荷花池，建六角亭。他常在亭内独坐读书、看文件，还在亭旁手栽一株梭柄树，今已成围。芭蕉、梭柄树，枝叶婆娑，风拂人耳，那是革命者的情怀寄托。

方志敏的情怀深沉而温暖，他不仅让工农的孩子有书读，还成立两个戏团，每个村庄都设立俱乐部、音乐队和戏剧队，“使苏区的每个角落，也能看到戏剧和听到歌曲。”眼望碧色，心中起伏，我似乎听到歌声缭绕在耳畔，回荡在山野林木之间，我不禁吟一绝。

葛源不能细访，实为一憾。但印象深刻的是点点滴滴，真的令人不可忘怀。方志敏制

定党员誓词，共十余条，令我深受触目者有二：拒贪腐和领袖崇拜。但方志敏确乎受到党政军各层和普通战士、老百姓们的真心爱戴。村间有一条碎石路，方志敏出行骑白马。深夜人们听到马蹄声，即知方主席归来，皆心感安详。他的居室门前有块下马石，老百姓常坐于石上等他归来反映各种问题。方志敏待人和善，从不压制不同意见，对老百姓尤耐心解答。

斑驳的下马石，似乎依然散发着缕缕温情，而温情的背后，是方志敏与老百姓血浓于水的情结。

方志敏非常有人格魅力，不仅受到苏区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的爱戴，就连敌人也深受感染和为之敬仰。在狱中看管他的狱卒高家骏，出身贫苦，对方志敏非常敬佩，当方志敏邀请他将狱中写成的《可爱的中国》等16篇计13万字文稿，交鲁迅先生转党中央时，他跪地哭泣：“先生，我也是穷人的孩子，知道你是为穷人革命的好人，你放心吧，我就是提着脑

袋也要把你东西送到。”可见方志敏人格情操的感染力。

从村中出来，夕照给溪水抹上一层霞彩。县文联陈主席讲述了新农村改造后的一则故事：姚家村夫妇二人出外打工，待回村后已不识旧家，因为全村经过落实扶贫政策，已经旧貌换新颜，夫妇二人走过村子很远，怎么也寻觅不见旧时的村庄。经询问才知道，卖掉人头村。

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尤其像方志敏、黄道（横峰根据地创始人）等志士，就是为改变最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不懈奋斗、不惜牺牲的。方志敏在狱中所写《可爱的中国》，其中有一段饱含深情的话：“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朋友，我相信，到那时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今天，烈士们的愿望已然实现。方志敏就义时年仅36岁，多年后，人们根据铁镣上的编号，才寻找到他的九根骸骨！

“或者我瘦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可爱的中国》）。非常遗憾，因行旅匆匆，没有去瞻仰他的墓园，那里会长出一朵“上下点头”“左右摇摆”，浸润过碧血的鲜花吗？

历史不会遗忘长眠的烈士，包括他们的节操、人格、情怀，和令人感动的点点滴滴……

# 蝉鸣盛夏

魏青锋

儿子背诵诗人袁枚的《所见》，这首诗我学过，“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印象深刻。思绪回到童年时光。

每年夏天，最盼望的就是暑假了。可每天清晨都会被一阵阵的蝉鸣声吵醒，父母早起听见蝉鸣，嘀咕着“今天是个好天气”，便套好牛车耕地去了。我爬起来写暑假作业，前院的泡桐树上又多了一只蝉，两只蝉在齐声喊着“笨死了，笨死了”。我出门捡了土疙瘩掷向荫翳的树冠，土疙瘩穿越枝叶发出“簌簌”的声响，蝉声立即停歇了，可待我返身刚在书桌前坐下，“知了，知了”的鸣叫声又开始了，似乎比刚才还要响亮。

正待着，堂哥扒开门缝喊我，我才想起和堂哥约定好的要去捡蝉壳。蝉的幼虫从地下钻出后，就慢慢爬到树干上，潮湿的夜里，蝉进行最后一次蜕壳，蜕壳后的蝉就飞走了，树干上空留一只金色的蝉壳。蝉壳是一种中药，那时候镇街上有人收购，每只一分钱，我和堂哥就提着袋子，顺着险畔，或者下到沟里寻找蝉壳，情况好时一天可以捡几十个蝉壳。

有时候，我们也捉蝉玩。准备好长竹竿，顶端用柳条弯成一个圈，找一个网格密的网兜套在圆圈上，捕蝉的工具就做好了。循着蝉声，蹑手蹑脚地靠近树，看准树干或者高树枝上的黑点，把有网兜的那一端慢慢地悄无声息地移到蝉的下方，然后迅速罩住蝉。捕到的蝉我们会用绳子拴住蝉腿，看着蝉扑棱着翅膀在空中飞来飞去。有时候我们还剪短蝉翼，看着蝉飞到半空中，又晃晃悠悠地落下来。运气不好时会抓回一只哑巴蝉，身体要小一圈。后来才知道，蝉有雌雄之分，会鸣叫的蝉是雄蝉，发声器就在腹基部，像蒙上了一层鼓膜的大鼓，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而雌蝉没有发声器，不会鸣叫。

长大后我对蝉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蝉的幼虫生活在土壤里，靠吸收植物根部的汁液供给营养，经过数年甚至十年的漫长等待，才在某一个黄昏或夜间从泥土中钻出，幼虫刚钻出来时，还没有翅膀，艰难地爬上草丛或树梢，脱掉金黄色的蝉衣后，才变成了有翅膀的蝉。我们平时听到的蝉鸣，就是雄蝉在求偶或者交配时发出的声音，盛夏过后，完成产卵任务的蝉也走近了它生命的尽头。

我一直觉得蝉的一生是值得颂扬的。沉寂地下数载，卧薪尝胆，只为奋力跃出地面，爬上枝头在阳光下展示自己的歌喉，哪怕这个过程极其短暂，也要尽情高歌，努力地飞翔，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自然。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远处的树林里一阵阵蝉鸣袭来，时而高亢激越，时而浅吟低唱，时而飘忽灵动，时而喧闹躁动。我站在楼顶的露台上，听着忽远忽近的蝉鸣，迎接又一年盛夏的到来。

# 扬州澡客

徐永清

世人都有爱好，有人爱好下棋，有人爱好养花，有人爱好唱歌，有人爱好洗澡。洗澡有啥可爱好的，不就脱了衣服，水里一跳，洗了汗水，擦了泥垢，痛痛快快不就完了？您说的是一般人的洗澡，不是爱好。其实这洗澡挺有讲究，蛮有学问的。

现如今的浴池都用蒸汽烧水。蒸汽烧水，水不厚实，水汽单薄烫人。爱洗澡的人就讲究气圆水烫，这就得用铁镬（铁锅）烧水，此为古法。扬州城里有家叫作温泉的浴池，还守着这古旧传统。另外浴池大小也有讲究。小了气闷憋人，大了圆不了气，火还得不停地烧——得讲究文火慢功。

爱洗澡的人有两个不洗，开汤（刚开门）不洗，饿肚不洗。开汤水清，行家说是伤人，饿肚更是伤人。“泡洗澡，饿理发”，就这道理。现在还爱洗澡的人，大都是老人派，50岁以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啥人都有。一般睡了午觉，小包一提，悠悠地去了。洗前吃些点心，垫垫肚皮。

浴室的房间，可分普座一二三等，雅座一二三等，这就根据个人经济条件决定了。普座的房间宽大，嘈杂，睡椅短小，躺着别扭。雅座的房间雅致，清静，睡椅宽敞，躺着舒服。爱洗澡的人讲究人地熟悉，时间长了，谁都在哪儿，有了习惯，轻易不改变。

澡客到了浴室，不忙下水，取出茶杯，搁上茶叶，泡上。抽出卷烟，点着，尽兴地和服务员、澡友拉着手闲话。待过足了烟瘾、茶瘾、话瘾，才慢慢脱下衣服下池洗澡。

浴池可分头池、二池。头池是开水，有方格样的木栅栏护着；二池是常温，是无遮无拦的敞开式。爱洗澡的人都先洗头池烫水。全身先是烫个遍，然后围着头池坐着，让腾腾的蒸汽袅袅地熏，让滚滚的珠汗欢畅地淌。这工夫有闭目养神的，迷迷糊糊如同木雕石刻。有闭嘴嘘的，小道消息，花边新闻，无所顾忌。大约半个时辰，澡客们披着满身的汗水外出歇凉。这下热闹了，有拍胸的，捶腰的，涮跨的，踢腿的；有唱戏的，念白的，哼歌的，吹哨的，干啥的都有。有站的，倚的，蹲的，躺的，舒枝展叶，啥姿态都有。待歇足了凉，缓了气，澡客们又下到二池洗澡，尽情地洗擦，冲淋后，最终疲惫又舒坦地趿着木屐，踱出浴池，擦了汗水，盖上浴巾，躺在椅上，喝茶，抽烟，聊天，打呼，直到打烊。

洗澡有瘾头，像抽烟，像喝酒，像打牌，像跳舞。只要上了瘾，一天不洗，身上痒得发慌，手脚也不知道在哪儿是好，心里更是说不出的难受。刮风下雨，撑着雨伞要去，日头毒辣，戴着草帽也要去，再说也不能冷淡了澡友啊。

洗澡可舒筋活血，可按摩身子，可加速新陈代谢。爱洗澡的人不伤风感冒，没头痛脑热，而多是面色红润，精瘦精瘦的。



《牡丹》[册页]

作者为清代画家钱维城（1720~1772），初名辛来，字宗磐，一字幼安，号幼庵、茶山，晚号稼轩，江苏武进人。初从陈书学画，写意折枝花果，后学山水，经董邦达指导，遂成名手，供奉内廷，为画苑领袖。他的绘画远学元代四家即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近学清初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徵、王原祁。所画山水，山势逶迤，流泉飞泻，烟霭飘浮，构图井然，意境清幽。山石多用皴笔。  
供图·配文 纽因

# 忽有故人心上过

马亚伟

尘封起来。风过无痕，云散无迹。

岁月经年，人生已秋，少年时的回忆已经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这些年，我与小文早就失去了联系。说实话，如今的通信如此发达，要找一个人并不难，但我们都没有寻找对方。我总觉得，我们的人生之舟已经驶过万水千山，没有必要再像那个刻舟求剑的人一样，沿着旧时标记来寻找已经失落的昨天。往事如沉舟，万木争春经年，我们总是要往前走的。生活中不时就会有新人新的事涌来，我们被裹挟着进入下一段行程。往事，便成了故事和记忆。

同性的友情有时候也类似爱情，年少情浓，会有诸如海誓山盟的话出来。那张青春的笑脸，似乎还在眼前，那些说过的话，似乎还在耳边，转眼间已经匆匆多年。

“忽有故人心上过”，不会惊起心底的一滩鸥鹭，只不过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

她微黑的脸蛋上洋溢着青春健康的气息，留短发，喜欢穿飘逸的长裙。她会像小鹿一样奔跑在春天的草地上，长裙被风吹成一片云彩。她的笑声清脆，响亮，无忧无虑，但她青春的心事，只有我知道。如同我的忧伤，

# 闲适的生活

有像城市那般被广泛接受。

对了，为了这次郊野行迹，我还带了两本书，然而却一次也没翻开。几天的时间，阅读时间都交给了移动网络上的电子书。就网络来说，城乡之间显然已没有距离。

总的来说，我没有特别的“乡下”感觉，倒是对“回不去的故乡（乡村）”疑惑起来，“采菊”之类的体力活可能是难以适应了，但结婚在乡下的惬意还是可以有的。

另一面，城市的优越，比如音乐会博物馆之类的典型周末，乡村确实没有，可算起来，我有十几年没有这种经历了，更重要的是，自己似乎对之也没了兴趣。记得最早开始宅家时还觉得不妥，后来贡布里希用文字告诉我说，他在某个研究科罗的日子里，马路对面正好举办科罗的画展，去不去看？他想过，但直到画展结束也没去。我的解释是那些真迹原著已经不能够给大师新的启示了，因为我自己就经常感觉，某些原著，比如张大千的手笔，即使我站在面前也不会有强烈震撼的情绪。算是自我懒惰的慰藉吧。

午间去了一家饭馆——它们总能与开发商同步。估计是离河北更近的关系，生意不错的饭馆盐用得不少，看着食客满意的咀嚼运动，应该是少进食盐的科学道理没

其实，就很多城市里的“文化”优势（氛围）来说，我已经木讷多年，现在我的确不再有去剧院（音乐厅）的冲动，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觉得离开城市一段距离的世俗生活应该会更让人心静，没有繁乱的节奏，也看不见奔忙以及焦虑的群类，生活或许更闲适，更简单，更能让心率有更多的空间舒缓运动……

人上了岁数会有不知不觉的复归？会复归到成长时段自然形成的节奏？对我这个荒山野岭天然长成的家伙来说，心中老是冒出这种追问。然而，这种事，个人的情绪和心理并不重要，真让人疑惑难解的是，那些庞大的群类，那些对城市趋之若鹜的年轻人，他们到底在追逐什么呢？

这个问题和朋友讨论过，如果追逐的是精神世界的愉悦，是形而上的满足，是否可以“自足”且完全不需要城市支撑呢？答案是没有的，我们已经忘记当初挤进城市的初衷了。

实际上，比较起进城的动机，我更愿意“非城市”区域有满足人们所欲的完善要件，诸如学校、医院，以及就业什么的。那样，“乡野的生活”才更闲适。



尤金·比道·法·玛咖供图

欧阳

北京城里体感热了，这对我这种不太喜欢空调，而且臆想自然状态存在的人来说，感觉上不是太愉悦。

热岛效应？大概离开热岛远一点，海拔再高一点，气温就会更宜人。

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信。原因是对“心静自然凉”的深奥学问，我觉得有点鬼扯。摄氏温度是客观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心绪浮动不是“人的意志”吗？

不谈这种复杂问题了。先说本人的“心理”实验。

前两天俺就跑离紫禁城百八十公里的北边山麓研究了一下。

气温的确低了不少，天空也蓝一些。

我留住的地方楼房不多，高层的建筑并不成片，东一簇西一块的，但看起来还是城市的样子——并非乡村民居，隔着三四里地各自拥挤着十栋八栋楼组成的“小区”，有一些楼群临马路的地方还写着巨无霸公司的名字，诸如什么软件园或是开发区之类，有